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第八十回 悼前塵憤揮熱淚 阻通番首抗雄威

話說王進等回到汴梁城裡，孫定自到節度判官任上去了。（【眉】孫定上任，緊接上文。）欒廷玉部下新編入官軍，急須訓練。扈成已來信催促兩次，兼之巡檢司赴任日期已迫，也到山東去了。（【眉】欒廷玉到山東另有下文，詳後。）此時燕山城兀自不曾攻開，女真也有從平地松林一路進兵消息。京邑裡傳說，樞密使已下令山東，從速踏平山泊，以清官軍後路。又傳方臘將次討平，不日便移得勝之兵，來剿捕宋江。王進聽得便告訴林沖們道：「照此形勢，梁山萬不可去了。只有在京謀幹，或到經略軍前效力。但是京中武職，多是閒曹。縱然一官，仍是浮沉宦海，不如就此同往經略軍前投效，戡定幽燕，不怕沒有建立功名之處。」三人都以為然，只慮著將來山泊用兵之時，和宋公明到底有些不好意思。王進道：「種經略用人，我是知道的。這一層只要聲明在先，到也無慮。」三人都甚願從，便公寫一封婉轉平和的信，叫跟來的一個嘍囉交上公明哥哥，自己卻跟王進去到經略軍前。信到梁山，宋江看了，不禁心中納悶。（【夾】梁山泊之組織，林沖為其首功，其崩壞則林沖之先去以為眾望，亦有力焉。）吳用勸宋江索性專等段景住、石勇、皇甫端回來再說，（【眉】望段景住來，是望其速死也。）這信暫且不覆。叵奈俗語說得好，等人容易老，偏偏幾個人一去二個月，沒有消息。

這日，花榮無事，偶然去看看妹子，瞥見妹夫秦明從外邊進來，手裡拿一疊紙片。一見花榮，順便遞一張給他。花榮看時，上面寫道：「謹於元月廿三日，寒族遇難五週年之期，發哀追薦，潔具杯酌，恭邀同情。」下款是：「待罪秦明率子太平載拜。」（【夾】從前書元宵算來，日期恰好不差。）花榮看了，不覺一個寒噤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妹丈！你現在有了孩子，這也是應該的事。」秦明冷笑道：「你說得是，原是多承令妹！」（【夾】一個釘子。）花榮不好再說，敷衍盤桓一會子，抽身來見吳用，將此事備細說知。吳用道：「秦兄弟素來為人是霹靂火，怎會下這冷著。你可知道他在哪裡追薦？」花榮道：「聽說仍是在山神廟。」吳用道：「這件小事，雖然於山寨無損，總是人面難堪。（【眉】慢說人面難堪，有勝於此者。）在我和公明哥哥都不便說什麼，還是你去同令妹商量，阻阻看，可能作罷？」花榮歎息道：「論他上山的時候，原怪我用計太刻毒些，道他是直性人，事過便罷，誰知道偏會記恨。如今山寨上人心搖搖不定，也不只他一個。不知何故，近來公明哥哥的恩義，竟沒有用處！」吳用道：「論公明哥哥的恩義，原抵不過朝廷的爵祿。只緣朝廷被一切資格簿書蒙住了，不會得用爵祿；公明哥哥卻會用恩義，所以英雄豪傑都投向公明哥哥。但是這西洋鏡（【眉】「西洋鏡」三字新穎。）日子多，漸被幾個調皮人拆穿。加上去年林沖們勾結了什麼王進，無端下山送葬，一去不回，又寫信來勸公明哥哥，也去投種經略麾下。你道林教頭和公明哥哥多少年交情，倒說此言，不奇怪麼？」花榮道：「假如公明哥就此放手，落得好下場，也罷了。」吳用道：「公明哥的志氣，就不做太原公子，也要象虬髯一流，難道甘心低下頭來，受人支配麼？」（【眉】宋江恐配不上張三呢？這是吳用替他捧場的話。）好在我們現在也另有佈置，眼前大家忍耐著些。就如秦兄弟這件小事，你假如攔不住，也不用放在心裡。」

花榮去後，這裡吳用想起前回跟林沖去的嘍囉，說京城近來的風俗，是娼優最為行時，道君王皇帝每母親自出來微行到娼家取樂。蔡太師幾位公子，個個都是串戲的名家。（【眉】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皇帝而曰「道君」，公子而兼串戲。極五光□色之觀。）很有人在這裡面得好遭際的。便來和宋江商量道：「種師道軍前既然不去，難保林沖們不寫信給別人亂放野火，還是走朝廷的別門路子好。如今京城風俗，既是如此，可著一個口齒玲瓏兼會歌唱的前到京中，設法搭進班裡，於中斡旋。只要保全得我們部分不散，度過這難關，將來哪怕沒有進身機會？」宋江道：「段景住還不曾回來，此事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我們又不是真正忠臣，（【眉】不是真正忠臣就可私通外國嗎？）怕什麼？雙管齊下，總有一著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們山上，論武藝的人材，不為罕稀，吹彈歌唱的事，真難選呢！要去，或者只有燕青去得。」吳用道：「你忘卻燕青是誰的人？近來看他很有點手段，不好駕馭。（【夾】是董平中毒的事露了才情的緣故。）更講起他那主人翁，常是那般不即不離地。我們先選道他老實，信他的話，在兗州幾乎鬧出大兵變來，裴宣也因此鬧跑了。我現今省悟，他手段絕高，許多事情，怕都在內，不過一時發覺不出罷了。」宋江點頭。兩人又商量一回，議定選就一位頭領。

又一天早晨，大家齊集忠義堂上，正當議事，鐵叫子樂和上來告宋江道：「小可有外祖，八□多歲，老病在東京城裡，表兄有信來說，他想看看親人。小弟意欲下山去走一遭，怕去遲之時，不及見面。」宋江沉吟著，問盧俊義道：「許他去罷！」盧俊義道：「公明哥哥說了就是。」宋江便叮囑樂和早去早來。（【夾】商量好的事，要在人前做一番。巧詐之人，其愚拙處正在此。）樂和整頓行裝，匹馬下山而去。（【夾】連平時餞送之事，都不敢有，極意遮人眼目。）忠義堂散後，花榮和吳用同行，吳用問：「秦明的事如何？」花榮道：「幾天來，委實不好意思去得。想他事在必行，不久帖子必到。」

果然走不幾步，已遇下帖子的嘍囉。花榮和吳用分手，不知不覺的，信步從秦明的門口過，心神一悚，腳步一凝，忽聽門裡一陣雜亂，身不由己地住下來。再聽時，秦明正在大叫大罵道：「你那天殺的哥哥，為救姓宋的一命，無端害我一家，你還開口親眷，閉口親眷呢？你自己不知道，他把他親妹子做了無恥東西，美人計的物品，我自明白得很。你想我一家上下□幾口，你一個人能抵幾條性命？」他妹子一味嚶嚶地，聽不清說什麼。花榮立久，覺得心窩仍有些疼痛，（【夾】「美人計」三字也。）自走回家。

次日，山神祠和尚道士的法場，鑼鈸鐘磬，早已熱鬧起來。秦明角巾素服，放聲大哭。眾多頭領，都勸不住。只宋江、吳用來行禮時，忍著淚捧出自己做的祭文來。二人看文雖粗俗，語言卻極沉痛，還有幾句刺人的話頭，夾在裡面。宋江明知當面罵他，不好招架，忍氣吞聲地看完。晚上秦明留眾頭領筵燕，因宋江先去，（【眉】俗語說「指著和尚罵禿驢」，宋江不得不先走一步。）就將宋江、盧俊義兩人合送的一桌祭筵，整治成熟，送到宋江家中。（【夾】未達不敢嘗。）

這回花榮心病，竟是日漸沉重，只得請安道全診治，好幾日才得鬆些。秦明夫婦又鬧起來。花夫人沒奈何，抱小孩子歸寧。臨出門，卻被秦明把小孩子奪了轉來，道：「這是我秦家骨肉，不許帶走！」（【眉】和董平服毒、審問某婦事恰打一照面。）恰得王英夫婦一外一內，好容易轉圓。花夫人接回夫家，但是一場哭訴，花榮病又氣得反覆。

宋江甚不放心，每每抽空來問候花榮病狀，長是不好不歹地，病中常對宋江歎息。問到原故，又含糊應答。宋江好幾回耐不住了追問道：「賢弟，你幾番象心裡有話，待說不說似的，其中定有緣故，務必剖開一談。賢弟，我和你是生死交情，何消吞吞吐吐的。」催逼到三五次，花榮只得說了道：「小弟原不敢說，卻又不忍不說，說出中不聽時，哥哥休要見怪！」宋江道：「賢弟說了，能做的無有不，就一時做不到的，也許終久要做。賢弟總是一團好意為我，哪有相怪之理！」花榮道：「那麼，小弟便斗膽說。兄長，你要受招安的那句話，須要實行才好。」（【夾】當頂一針。）宋江道：「只為兄何嘗不想實行，只為當今朝廷不明，奸臣當道，專一陷害好人。在朝廷的尚且不安於位，何況我們身在草野，反要自己投去呢？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又要多話了。種經略那裡，林沖哥哥和史進兄弟不是已經跟王進去了麼？聽說對我們大家都有引進之意。兄長，你要招安，這不是一個機會？」（【眉】這是梁山泊上人的出路。）小弟覺得多數兄弟，都是因為兄長時時提起『招安』二字，所以上山。日久不見分曉，自從公孫先生下山後，陸陸續續自動地走了幾人。於今再不設法，只怕後來還有全體倒戈之日。（【眉】倒戈可慮。）不瞞兄長說，小弟也算功臣之後，半路上為要救兄長，和劉高那廝賭口氣，也只道暫時落草，如今弄得這樣進退不得！」說到這裡，喉中格外嗚咽起來。宋江沉吟半晌，（【夾】還是用老法子。）來答道：「賢弟放心。愚兄不是那不忠不義的人，現今大眾心情，也測摸得一二。前番段景住到北邊去，□天前樂和下山，都是愚兄叮囑，為一眾兄弟們謀個出路。」宋江說著，將身子伏到枕邊，附耳低言，又說好幾句。花榮一聲長歎，轉面向壁更不開口。（【夾】其情可想。）宋江走出來，找吳用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看花兄弟，竟和盧員外當日差

不多，不一定是為秦明的事嘔氣的。軍師你會勸人，且設法寬解他一番，看是如何？」吳用冷笑（【眉】鬼頭鬼腦又冷笑了。）道：「不必了。你看他如此這般的病和心事，還得好嗎？我們只趕緊幹我們事罷！」

正說著，外邊傳進報機密的嘍囉來。這嘍囉先時跟段景住們到北邊去。那嘍囉道：「段頭領、皇甫頭領，大家已在北邊從海道動身，奉命抄早路，單身先來報信，大約海道進口，換內河小船後，走得慢些，也無過五七日後就到。」說著，懷中探出段景住的信來，宋江和吳用看過備細，收了信，（【夾】著眼。）問嘍囉：「公孫先生有消息沒有？」嘍囉道：「聽段頭領說，在薊州城內外，著實去尋幾遍，並無蹤跡。後來還是在燕山遇見一個賣柴的，是公孫先生山中舊鄰居，他道：『在兵亂未起之前，羅真人已轉到口外霧靈山參同道院，許多徒弟都帶家眷回去。公孫先生同母親，都在其內。』據真人說：『□年以內，都是劫期，（【夾】真象道家口脛，不知從哪個神壇處學來。）萬萬不可下山，怕山下有人來尋。』真人已作起□里霧來，將山罩定。公孫先生臨去曾經說過，去後南邊倘有人來，叫他千萬不要入山，免得真人不歡喜。（【夾】又怕人來，可見霧並不能罩住。）因此大家都不便去探訪。」（【夾】可惜李逵。）宋江知道北邊使者已在路途，心中頓然開朗。吳用勸宋江暫且不必洩漏，待得臨時倉促宣佈出來，好教大家格外驚喜。（【眉】心中不必太樂，緊防不樂在後。）（【夾】軍師也防變局。）宋江問起一切細情，嘍囉卻不甚清白，只知皇甫端因相馬的遭際，在金幫已經實授駕部郎中，非常榮顯。吳用吩咐嘍囉，此事在別人面前不許提起，違令者斬。（【眉】將軍欲以巧勝人，盤馬彎弓故不發，吳用大有此神情。）又道：「這回路中很吃辛苦，先就庫中提白銀五□兩、素緞一匹作為犒賞。」（【夾】一賞一罰，以塞其口，軍師自為鎮密，以後只消金鐘罩一著，豈知仍罩不住。）

果然出了五天，大家正分班列坐忠義堂上。段景住一騎先到山下，進了忠義堂，昂著頭，挺著胸，開口叫：「公明哥哥！（【夾】得意如此。）天使已到，（【眉】何來天使？）就在三□里外，頃刻進泊，大家作速冠帶，整隊下山恭迎。」（【夾】他也做發令的口氣。）眾人正待動問緣由，宋江早立起身來宣佈道：「諸位兄弟，小可宋江，一介匹夫，待罪山泊，原無別事，只為官家自從宣和以來，所信的是奸邪，所行的是苛政，年年歲歲不是兵戈勞役，便是苛斂重徵，弄得百姓無處安身，豪傑不勝冤憤，所以稟承晁天王遺意，揭『替天行道』旗幟。只要困苦的百姓有處訴冤，不平的豪傑有處托足，便算區區努力報效國家的了。（【眉】投降外國，還有什麼報效國家可言！）許多年來，我們大家立意，一不是貪財，二不是造反，得了地不占，破了城不取，這是大家兄弟們曉得的。可是直到今日，朝廷仍沒有招安的消息。似宋江的庸庸碌碌，原不算什麼，諸位兄弟抱奇材異能，坐看年富力強的時候流水般過去，豈不可惜！宋江想：如此終非了局，只得從沒法中想出法子。久聞大金（【眉】「大金」二字說出口，面上有無限光榮。）王子有包舉天下的雄心，勝契丹以來，廣行招賢納士。江想：這也未嘗不是建功立業之處。自古道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良臣擇主而事。』諸位兄弟要成就功名，這是千載一時機會。恰好上次段頭領往北方去，聽得大金王子懸賞追尋那匹照夜玉獅子坐騎，勸宋江趁這機會將去進獻，果然大金王子非常之喜。同去的皇甫頭領，竟因此（【眉】「竟因此」三字想皇甫端有意想不到之樂。）授職駕部郎中。趁便提起我們山寨裡各位英雄，王子□分羨慕，稟明老皇帝，降旨招安。我們忠義堂上同人，頂高的授職節度使，最低也有散職指揮。所有誥身，俱已填好。只今接洽完備，將來大金進了中原，我們便是首功。這回全虧段頭領和皇甫頭領的能言善說，把大金王子說動，是我們大家都要感謝的。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東邊座上一位頭領霍地立起身來。眾人一看，正是大刀關勝。關勝從容走向段景住面前道：「小弟還不曾知道這件事，原來全是你大哥的偏勞。我們大家要感謝，都是感謝你大哥。」段景住連連口稱不敢，道：「我們這次，北上共計三人，石勇大哥過滄州被柴大官人留住，不曾得去。皇甫大哥因為大金皇帝器重，授了官職。這回和大金國欽差隨後就到，他也算大金國欽差的隨員。小弟是因人成事，何足掛齒！」（【眉】何足掛齒，是自謙乎？抑自矜也？）忽地關勝大喝一聲：「賣國賊！」刀已出鞘。段景住剛退得一步，寶刀已橫腰削來，拍達一聲，早成兩段，下半截身子倒在忠義堂上，上半截身子被刀口一撇，直撩到庭心裡去，（【眉】自來賣國賊多矣，安得關勝化作百千億萬身而誅之。）（【夾】一段變為兩段，絕倒。）心肝血肉，流得滿地。關勝收住刀，（【夾】青龍刀只斬金毛犬，可惜。）朗朗地對眾人道：「我們梁山泊上旗號是『忠義』二字，須容不得石敬瑭、毛延壽一流人物。今後大家監察著，倘有此事，被我等發現者，以此為例。」（【夾】陳泰對司馬昭的話，只有其上，更無其次。）關勝說一句，許多頭領齊叫一聲：「好！」一直叫得說完，早見關勝走到宋江面前深深一躬道：「公明哥哥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只緣此事發覺得太晏了，不及進諫，先行斷決。為忠義上面，哥哥莫怪！」宋江身邊，也有幾位心腹頭領，各各按住兵器，見叫好的人多，連魯達、武松、朱仝、雷橫等，都在拍掌，（【眉】他們同音叫好，宋江、吳用心中要喊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）便不敢輕動。宋江無言可說，看吳用軍師，已不知何時先行走開。

當下昏天黑地退出忠義堂，一人獨坐。過半天，心裡稍為清醒，才見吳用來。宋江歎口氣道：「連軍師也避開，眾叛親離，我真要做王倫了！」吳用知他氣急之下，且不發言，定一定，對宋江道：「公明哥哥，山上剛才情形，你是眼見；山下情形，你可知道如何呢？」宋江恍然大悟道：「呵呀！倘若他們把番使幹了，（【夾】此刻也稱他是番使，不是欽差。）連所有誥身一齊奪去，獻上官家，倒給他們大大一個進身機會，我們格外不堪設想。軍師，你說這話，莫非已有佈置？」吳用道：「佈置遲，來得及嗎？我看見關勝立起身來，走向段景住面前，我就知道不是好事，趕忙抽個空，轉到外面，吩咐嘍囉速速迎上去，告知皇甫端，快和番使回轉頭逃命，事體變卦，一慢便死，不要猶疑。此刻好在已去四五□里，不必顧慮。」宋江歎口氣道：「我今日受辱，比上回扈三娘捧出李逵的頭來便進一層，我這第一把交椅，真真坐不下去了，另推一人何如？」吳用笑道：「你推哪個？」宋江道：「論地位自然是盧員外。」吳用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只是你知道盧員外的心麼？這地位今朝讓人，明朝你便低頭受人支配；再者，人家倘若拿你做進身的禮物，你待如何？」宋江道：「軍師看怎樣設法？」吳用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寧靜為是，（【眉】寧靜為是，倒是不錯。）且慢慢等樂和那邊消息。好在他已經進了鴻喜堂班子，我第一個錦囊已有效力，不久總可在老奸身邊，謀個機會。如若運氣再好些，論不定還巴結上道君皇帝。而且如今朝廷上只去掉一個高俅，象童貫、王黼一班，搭上王仔昔、林靈素，這些雜色人等，隨便都好恭維一個，那時我親身再去走一遭。若不得官家招安的旨意，不得保全這支人馬，不得仍用你我去做統領，我賭個誓，不叫吳加亮了。」宋江道：「如此又只好再為忍耐一次，但是更有一兩次來時，真是天亡我也！」果然不過幾天，嘍囉捧上一封信來。宋江見封面上果是樂和從汴梁京城寄來的，不覺大喜。（【眉】宋江又覺大喜了，且慢。）究竟書上寫的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段景住被斬，梁山泊只九□五人矣。花榮自是實心實意為宋江者，到此也知懊悔，只宋江仍是冥頑不靈耳，然亦已寒心矣。吳用預備和得手時，進京謀幹，是賺宋江的先聲，其心之不良，尤甚於宋江也。

宋江、吳用，好幾回商量過來、商量過去，都是說段景住北邊消息，到此卻以一刀了之，爽辣已極，而宋江、吳用又轉向樂和，蓋至死不悟也。秋風